

## 「沖涼」

蘇新春

廣州師範學院中文系

在廣州話中，有一個很常見的詞「沖涼」，意即洗澡，但又不等於普通話中洗去污垢的衛生性洗滌。因為廣東地處熱帶，夏季漫漫，長年高溫多雨，濕熱難挨，在夏季，用冷水洗澡成為人們降溫去暑的一個習慣方式。涼快爽身的目的，是人們一日數浴的主要原因之一，因而把洗澡這種行為名之為「沖涼」。這個命名把洗澡的衛生功能掩蓋了，而突出了它在獨特的地理氣候環境下的專門功能。從這個命名中可以清楚地窺見廣東這一地區的氣候特徵和人們的生活習慣。這是該地區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文化因素是廣泛存在於生活在這一區域的人羣之中的。廣東的民居住宅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沖涼房，那怕住的是斗室一間，也要在牆外沿屋簷而圍一或板或布，形成一狹小的天地，以求方便「沖涼」。人們每日要幹的一件必做之事就是洗澡，那怕冬天也是如此。洗澡成了廣東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不信請看一個例子：《廣州日報》1990年12月2日報道：

「昨日上午，記者匆匆來到天河區刑警隊辦公室，只見幾位剛下火綫，眼睛佈滿血絲的刑偵人員，敘談着繳獲兩支真傢伙，六十五發子彈，破獲一個以女色為誘餌搶劫團伙的戰鬥經歷。偵察員小劉臉露笑容說，已經一個星期沒有洗澡了。」

這在南嶺以外廣大區域的人看來，十二月天七日沒有洗澡又算得了甚麼呢，他們是難以理解用這個事例來說明公安幹警工作艱辛緊張之妙處的。在北京，不要說十二月，就是七月盛夏，人們的洗浴仍多為溫水浴，與「沖涼」的作用風馬牛不相及。這就是兩個不同文化區域的人在理解同一個詞時造成理解差異的基礎。難怪廣東人旅遊出差到北方，最不習慣的就是「沒有沖涼的地方」，而北方人乍到廣東，總會遇上這麼一個尷尬場面，當意欲洗澡時，捧着衣物，走到門口一看，「沖涼房」三字，猛止欲撤，再三詢問，然後才小心翼翼地步了進去。

「沖涼」的「沖」字又是南北文化差異的一個地方。廣東人洗澡是為去暑爽身，以水潑淋當然是一痛快方式。而北方人洗澡是為去污除垢，日久方浴，皮垢甚固，必久浸久泡方易達到這一目的，故洗浴方式又以盆浴、池浴為盛行。這又是廣東人到北方洗浴時極不

(文接上頁)

聲，仍有異讀區別。這牽涉到大陸、臺灣兩批審音的學者處理異讀字的方式不同，跟別義無關。

① 見鄧仕樑、黃坤堯《新校索引經典釋文》，臺北：學海出版社，1988年6月。

本文所引經傳原文全據《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本，1955年。《莊子》據郭慶藩《莊子集釋》（王孝魚整理），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7月。

② 見李宗侗《春秋左傳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5月，頁1218。

習慣之處。儘管最初的強烈不適是人的赤條條，相互之間全然赤坦相見的場面，而究其根源，仍在於兩地環境、生活習慣文化因子的不同。可以肯定，廣東人和北方人如果各自在對方的地區居住長久，適應了對方的自然條件、生理承受、心理感應，「沖涼」或「池浴」這樣的洗浴方式，當然也是自然而然會被接受的。這就是「沖涼」一詞所表現出來的以地理環境因素為主的語言文化意義。

文化語言學認為，語言是社會文化的一部分，它不僅是社會文化的載體，而且本身也是社會文化的形成物。語言的各個成分，語法、語音、文字、詞匯，或是語言成分的各個側面，如詞的意義內容、詞的產生或消失、詞的命名、詞的結構、詞與詞之間的關係，都會打上社會文化的烙印，都會與社會文化在某種層次上取得或淺層的表現，或深層的通約性關係。「沖涼」就是通過詞的命名反映出了廣東文化的地理因素及基於這種因素之上人們的生活習慣和心理感受。

廣東文化中的這種地理因素在語言交際中並不僅僅體現在一兩個詞身上。文化現象作為人類各個羣體的所有物，總會表現出一種共同的文化性格。文化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超越歷史時間段落的穩定性和固定的某一空間位置的局限性。廣東文化中的地理因素會在該地區的語言中頑固地表現出來。下面試看數例：

「雪油」 廣州屬南亞熱帶季風氣候，氣候溫暖，雨量充沛，終無霜雪，我國北部地區冬季的常見物——雪，在

廣州難得一見。可雪又是地球自然環境中的基本物，它也就不離廣州人聯想造詞的基本範疇。結果，在廣州話中以「雪」構成的一些詞語總有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感覺。當廣州人把「雪」與冷放在一起聯想時，「冰箱」會說成「雪櫃」，「冰棒」會說成「雪條」，「冰場」會說成「雪場」。當把「雪」與濕潤潤、粘糊糊的性狀特徵放在一起聯想時，潤滑軸承用的黃油會說成「雪油」。當北方人讀到：「使用了兩三年後的台扇，要拆開機頭後蓋，在尾牙減速箱內補充雪油。」（《廣州日報》1990年11月11日第八版）這段文字時，在「雪油」處，定會有一種嘎然而止，三思方解的停頓。

「凍」 凍會使液體或含有水分的東西遇冷後凝固，如「水凍成了冰」。這種冷一般是零度及零度以下。當「凍」用於人的感覺時，它表示冷的程度也是相當深的。普通話中的「凍」基本上都是圍繞這兩個意義來使用的，如凍肉、凍土、凍壞了、解凍、凍結、上凍、霜凍、冷凍。在廣州，全年平均氣溫為21.6℃，最低氣溫是零上5-6℃。在這種氣候中，廣州人失去了對「凍」的溫度體驗，結果在使用中把它與「冷」混淆。在珠江三角洲，包括廣州、香港的廣大粵方言地區，絕大多數地方都把「冷水」說成「凍水」。冷空氣來了，氣溫降了10℃、8℃的，儘管最低氣溫仍在零上十來度，但人們仍說成是「天氣好凍」。

「南方」、「北方」 在我國對南方北方的劃分是以長江流域為界。長江流域的北鄙接近黃河流域的南鄙，因此

從緊劃界的話，南方北方之界又在黃河。如辦公樓是否符合安裝暖氣的標準就是以黃河為界，軍隊官兵分發不同等級的冬裝也是以黃河為界。北方人稱作的南方人是統指江浙兩湖兩廣雲貴川的，而這些地區的人們也是視自己為南方人。只有廣東人的理解別具一格，只認為自己是南方人，南嶺以北的均為北方人，一概以「北佬」相稱。在文革中，當江浙人串聯來到廣州，安排在居民家住宿時，主人頗為擔心的是這些「北方人」會帶來跳蚤虱子，而這些東西在江浙人看來卻是北方所有，與自己毫不相干。蒙受不白之冤，卻欲辯無詞。廣東人的這種南北區域的等差理解，至今仍強烈存在，稍稍有所不同的是，在公開場合，慢慢在用「外省人」來指稱「北方人」了。

「出國」 大陸人視出國為一件大

事。凡是到大陸以外的地區去皆為出國。無論去歐美、日本，還是港澳，均為出國。而在廣東，在「出國」一詞外，又分出了「赴港」、「赴澳」，習慣上使用的「出國」一詞已不再指去香港澳門了。這種詞語的相互映照交疊，正是由廣東的地理位置和與港澳的聯繫程度決定的。廣東與港澳，人際的親緣，經濟的來往，文化、學術乃至語言、心理的聯繫，來去方便，以至廣東人不再把去香港澳門看作像「出國」那樣鄭重、正規的事情而另用方便隨和之詞了。

語言不是超然民族文化之上的，語言的各個方面都流淌着社會文化的血液。語言之間的差異，語族語系之間的差異，或是方言次方言之間的差異，均可在其文化的土壤中尋到異化之根。這就是「沖涼」一詞給我們的啓示。